

●
●
●
糖醋理娱

盛放的宋佳



□李睿

《人世间》落下帷幕，周家的孩子们有了相对完满的结局，关于剧中人物的讨论还在继续。离经叛道的周蓉或许是全剧争议最大的角色之一，“恋爱脑”“自私绝情”“又恨又怜”是观众对周蓉最多的评价，无论如何批判，声势浩大的讨论度也充分说明：宋佳把这个角色演活了。

在戏外，比起剧里那个冷血单薄的周蓉，宋佳本人更像书中的周蓉，是鲜活的“自由女神”。原著中的周蓉不甘平庸，勇于追求爱情和事业，浪漫、勇敢，充满生命力，这些特点跟宋佳的性格几乎一致。出道二十年，宋佳穿梭在银幕与荧屏之间，一直活跃着。很多人认识宋佳，应该是从2008年的热播剧《闯关东》开始的，她在剧中饰演谭鲜儿，漂亮的女性、倔强的灵魂碰上阴差阳错的命运，在那个时代注定凄苦悲惨，鲜儿的一生毁在了“几斤小米”上，乞讨、唱戏、当土匪，漂泊半生受尽苦难，也让这个人物成为《闯关东》中最意难平的角色。

宋佳是东北人，大咧咧的性格特别来劲。娱乐圈同名同姓的女星很多，因为与前辈同名，出道后的很多年里，人们一直习惯称呼宋佳为“小宋佳”，在一次颁奖典礼上，主持人介绍说“接下来欢迎小宋佳”，她上台后委婉地纠正说“大家好，我是宋佳”。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宋佳回应说：“其实也不是介意那么严重，但是我觉得我姓宋名佳对不对，我又不姓小。”她还讲了自己以前的拍戏经历，一位不了解她的导演竟然称呼她为“小小姐”，让她哭笑不得。时间一直没有磨去她耿直真性情的性格。有一次海清在某



影展闭幕式上动情地谈到女演员的“中年危机”，说希望导演们能多关注中年女演员，没想到轮到宋佳发言时她直接来一句“这仅代表海清的个人观点”便转身而去，剩下其他人在风中凌乱。

看宋佳这一路走来，从2006年的《好奇害死猫》崭露头角，到2008年的《闯关东》走红，再到《萧红》《师父》，姜炜的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，到近年来的《风平浪静》《小舍得》《盛装》，再到《人世间》，每一步都沉稳果敢，塑造的角色千人千面，既能风情万种，又能“妈味”十足，鲜少在她身上看到被热闹贩卖的“中年焦虑感”。

在《好奇害死猫》里，宋佳演了一个发廊洗头小妹，身处社会底层，被爱与欲望撕扯着；《萧红》里，她是那个有着凄美爱情、一生传奇的女作家。2012年，宋佳迎来了事业的高峰期，她凭借剧版《悬崖》里的顾秋妍一角斩获白玉兰奖最佳女演员等多个奖项。次年，宋佳又凭借《萧红》拿下金鸡奖最佳女主角，而同年一起竞争这个奖项的，是章子怡的《一代宗师》和颜丙燕的《万箭穿心》。

到了姜炜的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里，宋佳又成了一名“杀人放火”交际花——林慧，她夹在官员老公和做生意的情人之间，帮他们隐瞒官商勾结下的阴谋、黑色交易和凶杀案，她越想控制局面，局面就越失控，被家暴、进过精神病院，她还是没被生活打倒，靠着对情人痴痴的爱而活。她在戏里收放自如，第一场戏结束，姜炜就说宋佳把整个广州十三行都变成了她一个人的。

对于一些演员来说，银幕和荧屏之间有一道“无形的墙壁”，这一点在宋佳身上也消解了。《小舍得》里，40岁的宋佳演起了妈妈，虽然不是第一次演妈妈，但在强调生活质感的剧集之中，如何真实自然地诠释现实问题，是演员不得不面临的难题。剧中的南俪是高材生，每天都要跟学区、摇号打交道，转圜于生活的琐碎之间。南俪一角的成功塑造，让宋佳斩获了第26届釜山电影节亚洲内容大奖的“最佳女主角”奖项。

今年，宋佳接连带给人惊喜，《盛装》中的“霸总”陈开怡声音不大却自带压迫感，《人世间》中独立先锋的周蓉让人又爱又恨。不仅演戏，宋佳还自己唱歌出专辑，小时候学柳琴的时候她就弹唐朝、崔健的摇滚；长大了依然穿着皮衣去参加音乐节，她在自己的专辑中写道：“不依附不渺小不祈求不祷告，心没有狂跳，何必要燃烧……”就这样，“撒欢儿”似的盛放在各个领域。



□刘雨涵

《纽约的一个雨天》是伍迪·艾伦在中国内地上映的首部影片，单冲这一点，就值得去影院给小老头补上一张电影票。拍了五十多部影片的伍迪·艾伦，似乎反反复复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。纽约、下雨、一天、三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这样的故事大纲交到伍迪·艾伦手中，仍是一场旧梦的味道。可“寻找消逝时代的浪漫”这个主题梦想，还是让人想要一再轮回重温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《安妮·霍尔》《曼哈顿》，80年代的《汉娜姐妹》《开罗紫玫瑰》，90年代的《人人都说我爱你》《解构爱情狂》，再到21世纪以后的《赛末点》《蓝色茉莉》，还有著名的“欧洲三部曲”《午夜巴塞罗那》《午夜巴黎》《爱在罗马》，文艺气息和知识分子腔调是伍迪·艾伦电影的分类标签，密集的台词裹挟着酸辣讽刺和高冷幽默，是其电影的特色标识。这次的《纽约的一个雨天》也不例外，非常“伍迪·艾伦”。

与“欧洲三部曲”的城市观光之旅不同，伍迪·艾伦这次回到家乡，细致入微地展现了纽约的文艺切面，如数家珍。影片中，盖茨比是个生长在纽约的富二代，因为抗拒主流生活，他选择到偏远小镇的私立学院念书；身为校刊记者的女友艾什莉因为要去纽约采访大导演，盖茨比陪同前往，并制定了一份有些“文青病”的游览计划：住在能看到中央公园的皮埃尔酒店，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去钢琴酒吧，看音乐剧《汉密尔顿》……影片的前半个小时一如既往地话痨，伍迪·艾伦说过，“我的秘诀，是永远别去取悦大多数。”那些繁冗聒噪且“掉书袋”的高门槛台词，大概只有骨灰级影迷才能跟得上节奏，一般观众当做氛围烘托的脱口秀即可——而伍迪·艾伦确实曾经当过脱口秀演员。

片中对于上流社会的谏诤，让人品出了在文艺浪漫外衣之下的辛辣味。虽然盖茨比的母亲还没有见过他的女友艾什莉，但听说对方家里是当地最大的银行世家时，就觉得他们可以直接结婚了。盖茨比的哥哥因为受不了未婚妻的笑声而想分手，却碍于情面不敢提出。盖茨比的高中同学炫耀自己读着医学预科，一副精明市侩的嘴脸令人生厌。而盖茨比身上有着伍迪·艾伦电影中惯常的主角人设——自以为是的愤世嫉俗。他虽然标榜要“反叛矫揉造作的得体生活”，但当女生苦提出他可以拒绝家庭援助，自己供自己读大学，当个浪漫的酒吧钢琴师或者赌徒，盖茨比却回应的说，“那是电影，可这是现实。”他抗拒自己母亲的精英式教育，却改不掉“妈宝男”的属性，“如果我不合我妈妈的意，她可能会吞药。”

甚至伍迪·艾伦在片中把自己也吐槽了一番。大导演罗兰可以看做是伍迪·艾伦的艺术化

身，他是一位“一次也没有向钱妥协”的创作者，却遭遇了艺术危机而濒临自我破碎，靠酗酒躲避现实，最后把懵懂无知的艾什莉当成“唯一能让我清醒和相信的声音”，视其为缪斯，异想天开地要带她去法国南部，每天早上醒来闻到橘子香味。

虽然《纽约的一个雨天》被定义为爱情片，但相比之下，浪漫邂逅和爱情萌发反倒像是片中的小插曲。影片中的三位年轻演员提莫西·查拉梅、艾丽·范宁和赛琳娜·戈麦斯，可以说是美国炙手可热的流量明星。在国内被称为“甜茶”的提莫西·查拉梅片中全程佝偻着身子，皱着八字眉，穿着毛呢西装，叼着烟斗，神经质地喋喋不休，一看就是伍迪·艾伦把自己的老灵魂塞进了这具绝世美少年的躯壳里。女友艾什莉将盖茨比形容为“古雅”，称他有着“寻找消逝时代的浪漫梦想”，这为影片和伍迪·艾伦的创作追求点了题。

艾丽·范宁饰演的艾什莉甜美而无脑、虚荣而盲目。小镇长大的她之前只去过两次纽约，印象最深的是路边仅卖200块的劳力士手表和铂金包。获得采访大导演的机会让艾什莉雀跃不已，她怀着要得普利策奖的壮志，一心想要挖到猛料。受到大导演、大编剧和名演员的青睐让艾什莉受宠若惊，她激动到脸红、打嗝，甚至需要拿出驾驶证才能想起自己的名字。面对名演员的示好，她矢口否认自己有男朋友的事实，并幻想这段艳遇是将来可以跟孙子辈炫耀的事情，结果却成了落荒而逃的一地鸡毛。当盖茨比说出老电影中的一句歌词，艾什莉却当成了莎士比亚写下的桥段，这让盖茨比最终意识到，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物种，选择分道扬镳。

赛琳娜·戈麦斯饰演的茜是片中最美好浪漫的存在。她和盖茨比以帮好友拍戏的雨中激吻为开端，在中央公园的德拉科特音乐时钟下的雨中之吻为结尾，中间穿插着不断升温的小情愫：在茜的高级公寓中，盖茨比用钢琴自弹自唱，撩人心弦；在大都会博物馆，两人穿梭于古典名画和古埃及文物之间，交流着审美趣味，茜承认了当年对盖茨比的暗恋。这大概就是伍迪·艾伦带有悲观主义的爱情美学，像是在味道古怪的苦咖啡中加入了一颗糖。之前那些对于人性的窥探、批判、质疑、反思，统统在最后一吻中化解。飘在生活中的那些问题，在爱情中得到了暂时的安歇。就像伍迪·艾伦在影片《安妮·霍尔》中所说的，“我对男女关系之间的感觉是：它是完全非理性的、疯狂的，甚至荒谬的，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一直经历这一切。”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